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十二回 伏猛駒誤入牢籠 救故主脫離羅網

卻說狄青看見遠遠一匹駿馬，跑上橋來，想來必然是匹顛狂之馬。即跑到店，走上橋欄，大聲喝道：“逆畜，休得猖狂，吾來也！”當下讓過眾人，迎上前去。店主道：“此人真乃裝著狐假虎威，來騙食酒面，趁看狂馬而去，不拿出錢鈔來，且收藏他這大刀便了。”店主正要呼夥伴來扛抬大刀，有劉文、李進跑至店來，喝聲：“奴才，這是先帝金刀，我們呼延王爺府中拿出來的，你敢動麼！”店主道：“不敢，王府人來，本當白食的。”劉、李二人，只不管他，且扛回金刀，仍出橋旁。只見狄青立在橋中，迎面跑來一匹駿馬，生得高大雄壯，渾身好像朱砂點染，四蹄生來如鐵，光身並無鞍轡，向狄青撲面衝來。原來此馬乃東番進貢朝廷，名曰火駒，只因此馬凶惡得很，聖上賜與龐國丈，豈知馬性頑強，不伏鞍轡拘鎖，反傷陷了幾名家丁。只為欽賜之物，故制囚籠，將它困禁了。這火駒不伏拘禁，力勢凶狠，天天吵鬧。這日卻被他掙脫了籠，逃走出府外。家人飛報太師，龐洪聽了，忙喚能乾家人，上前追趕，諭令眾人如有能降伏得此馬，不拘軍民，也須請到府中領賞，眾家人領命，一程來追趕火駒，跑近橋邊，只見一位少年，揪住火駒，還是縱跳不已，嘶怒如雷。眾人看見此人生得堂堂一表，力能挽擒此馬，十分驚駭，看不出此人氣力有這般大。當下狄公子手挽馬鬃，那馬掙跳不脫，前蹄掀，後腳踩，惱了狄青，喝聲：“逆畜，強什麼！”狠力一擦，馬已按倒塵埃，不能掙跳。

公子性起，連連踹他幾腳，痛得極了，滾來滾去，叫跳不出來。又復很很踹踏幾腳，這火駒雖則雄壯，怎經得英雄虎力威，登時踹破肚腹，腸多已瀉出，橫倒於橋邊。眾人觀看的愈多，人人贊嘆英雄力大，又有龐府家人走上前拉住小英雄，同聲稱說：“壯士，我們這狂馬乃龐府跑走出來的，傷害於人，無人可制。方才相爺有言，若得有人制伏此馬，請到府中領賞。”狄青笑道：“誰要望他的賞，吾不去的。”眾人道：“壯士不來，太師爺必要責備我們。況且壯士踢死此馬，乃是一位英雄無敵之人，速往見太師爺，還有重用於你。”當時你也扯，我也拉，狄青也覺可笑。真乃生來心性粗莽，也忘記了拿回店內金刀，只隨著相府家人一同而走。後面劉文、李進不住呼叫：“狄壯士！不要隨他去，快快回轉來。”當日觀看的閒人，何下千百，一片喧嚷之聲不絕，狄青那裏聽得到呼喚，隨了眾人，徑向相府而去。那劉、李只得扛了金刀回歸王府。

卻說龐洪、孫秀在書房吃酒已完，仍談及狄青之事，只見幾個家丁前來說道：“稟上太師爺，火駒逃至天漢橋，遇一少年，十分猛勇，揪住馬兒，按倒在地。踹踏幾腳，此馬登時穿腹而死，為此小人等帶了小漢子回來，稟知太師爺，可有賞賜否？”太師道：“此人能降伏狂駒，是個英雄之輩，且喚他進來。”家丁領命，出外去喚狄青。龐洪即踱出書齋，在中堂坐下，狄青已倒身下拜。若講到狄青在汴京未及一月，是以不知孫兵部就是龐太師女婿，也不曉得龐洪是個大奸臣，所以他到府中。當時跪倒塵埃道：“太師爺在上，小人叩頭。”龐洪說：“英雄少禮，你尊名高姓？”狄青道：“小人姓狄名青。”太師道：“你是狄青麼？”原籍何方？”狄青道：“世籍山西。”龐洪聽了不語，暗思：此人是吾賢婿大仇人，不意他反投入吾府，正如囚進鐵網牢籠。待老夫款留在府，斷送了這個畜生，方免了賢婿大患。想罷道：“狄壯士，老夫有言在先，如有人能降伏此狂駒，必當重用。難得你如今除卻狂駒，是位蓋世英雄，天下稀少。目今兵犯邊關，楊元帥受困，你如此英雄，豈可埋沒。你且在我府中耽擱幾天，待老夫奏明聖上，保舉你到軍前效用，建立功勞，你意下如何？”狄青那裏知他暗算機謀，聞他此言，跪倒連連叩頭道：“若得太師爺抬舉，小人三生有幸，深沾大恩。只為小人前時有犯孫爺，只懼他不肯容留於我。”國丈道：“不妨，待老夫保舉你，豈懼他不收。一家將，且引壯士往後園樓中少歇，備酒款待。”家人領命而去。

這狄青竟忘記奉命殺孫秀之事，隨了龐府家人，到後園丹桂亭中飲酒，真乃是個有頭無尾的莽少年。獨有龐太師大悅，踱回書房，只見孫秀已睡在醉翁床上，太師喜欣欣叫道：“賢婿，且大放寬心吧！狄青已入我彀中了！”孫秀聞言，忙立起來問其緣故，太師就將他自投到此一一說知。孫秀大悅，喜揚揚說道：“岳丈，這小畜生聽了呼延顯使喚，仗著金刀，如此猖獗。今日難得上蒼憐憫，使他自投羅網，反自遭殃，實乃快事！”太師道：“賢婿，如今放下愁腸，早些回府吧。”孫秀當下謝過太師，回衙中而去。

且說太師是晚差喚四名得力家丁，要將狄青弄得大醉，然後待夜深放起火來，將他焚死，明日另有金銀賞勞。內有一名家將，名喚李繼英，此人生來心雄膽壯，拳藝精通，上前稟道：“太師爺，這賊狄青如此狠惡，不獨太師爺動惱，小人等也氣忿於他。但思皇城之內，放火驚擾不安，終為不美。”太師道：“依你便怎生打算來？”繼英道：“據小人的主見，一些不難。三位不用多勞，且待今夜小人進往苑中，與狄青假作厚款，弄他大醉，何難一刀了決他性命。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即夜埋了屍首，洩卻兵部大人之氣，豈不省煩，強如放火驚擾。”太師聽了繼英之言，點首笑道：“如此更妙。但你雖有些本事，猶恐獨力難成，倘然制他不得，反為不美。”繼英道：“太師爺，不是小人誇口，倘若殺不得狄青，願將小人首級獻上抵當；如若殺了狄青，只求太師爺提拔，小人便是感恩。”太師道：“既如此，著你往取他首級，老夫且提拔你做個美地頭七品縣官。”繼英道：“還求太師爺再賞酒筵一桌，待小人將他勸醉如泥，方好下手。”太師準請，命備酒於園中。是晚國丈排夜宴於書房，獨對銀燈自酌，言道：“狄青，你先遭了藥棍，又得醫治不死，不想今日依從呼延顯持刀來殺吾婿，你圖殺命官，應該重罪。但此刀乃先帝遺留之物，人人殺卻，也無償罪，幸喜有救星，小畜生，今夜遭我毒手。但呼延顯這老狗，我的女婿與你並無仇怨，因何懷此毒念，有日教你一命難逃，方見我老夫手段！”

不表國丈之言，卻表李繼英一路進園，思量當初隨著狄廣老爺在邊關，多虧先老爺長育加恩，不異親生兒女。自從思主歸仙之後，又遇水災，西河一縣人民，俱遭水難。我在水中，得逃性命，自奔投相府，已將八載，吾時常在此想念著夫人小主遇水之災，未知生死。今朝得逢公子於此，力降狂駒，反遭羅網，但吾李繼英曾受先老爺恩德，今日小主有難，豈可坐視不救！故特領此差，搭救了小主離災，方見吾李繼英知恩報恩之心。思想未了，不覺已進至花園，只見星光燦燦，月白如銀。

當下狄青用過晚膳已久，正站立於桂花亭中，只見寒露霏霏，金風拂拂，此時人靜心清，不覺滿胸煩悶。思起下山之日，仙師有言說知，教吾至汴京，自得親人會合，到今還未得一會。又曾記遭水難時，與母分離，今已八載，不得重逢，諒來骨肉沉於波浪中了。又不知張忠、李義身在園圍，何時脫離。只恨孫秀妒嫉，險些將我身首分開，幸虧得眾位王爺相救，孫賊用藥棍打我二十，幾乎喪命，又蒙隱修調理痊愈，恩德如山，使我銘心刻骨。又思到一段念頭，不覺頓足，悔恨心粗，拍胸道：“不好了！呼延千歲賜吾金刀，往殺孫賊，為降除狂駒，將金刀拋棄在面店中，我之罪大如天了。若不殺孫秀，也不打緊要，失去金刀，千歲爺豈不動怒。此時夜又深，難以出相府，不免挨到天明，早晨取回金刀，殺了孫秀，千歲爺必然提拔吾，強如在此龐府。”

正在思量，又見有人送來酒筵一桌，叫道：“壯士，太師爺敬你是英雄漢子，方才傳言備酒設筵，以待壯士，盡歡賞月，勿要辜負良宵。”狄青道：“方才已領太師爺的賜了，如何一而再乎？”家丁道：“太師爺賞的酒食，有什麼希罕，還要狠狠的提拔你呢！”狄青道：“因何用著兩副杯箸？”家丁又道：“太師爺只恐壯士寂寞，特命李繼英兄來陪你用酒。”狄青道：“你們李繼英是何等之人？”家丁道：“此人乃是太師爺得用家將。”狄青聽了，暗自思忖，那李繼英之名，十分熟識，但一時想不起來。若問狄青九歲時已遭水難，主僕分離，已經七八載，故不能記憶。正在自言之際，李繼英早已到了，扛酒饌家人已轉身而去。繼英到亭中，呼聲：“壯士。”狄青問：“足下是何人？”繼英道：“小人姓李名繼英，特奉太師爺之命，著我來奉敬數杯。”狄青道：“那裏敢當！”二人坐下，用酒一番。

時交二鼓，一輪明月當空，四顧無人，繼英細觀公子，長嘆一聲，立起身子，把首一搖。狄青不解其意，便問：“李兄好好飲酒，因甚登時發此長嘆？”李繼英離坐，雙膝跪下，呼聲：“小主人，你可知今夜有大難臨身否？”狄青道：“李兄，因何如此相稱？未知劣弟有何大難？且請起再說。”正要伸手挽扶，繼英起來將手一招，二人同跑至登雲閣，足踏扶梯，步步而上，秋風陣陣，卷透衣襟。繼英道：“公子你不認識小人了。”狄青道：“想繼英之名，似甚善熟，奈一時記認不來。”繼英道：“公子，我昔日跟隨先老

爺，多蒙恩育，故今不改別名。自從老主人歸仙之後，小主人長成九歲，忽遇水災，小人水裏逃得性命，流落至汴京，無奈一貧如洗，只得投於相府羈身，時思主母、公子逢災，存亡未卜。今幸公子脫難長成，只可惜不曉得狼虎共同群，難脫此禍。”

狄青聽罷道：“不錯，如今記起你來了。但你言語不明，快些說明吧。”繼英道：“公子，你與孫兵部不知結下什麼大冤仇？”狄青道：“我與他風馬牛不相乾，不知他為何生心害我？”繼英道：“公子你難道不知孫兵部是龐太師的女婿麼？”狄青道：“吾實不知他是翁婿。”繼英說：“太師言你要殺他女婿，為此今夜款留於你，公子豈不中了奸謀毒害？猶如蠅投蛛網，魚人紗罾，焉能飛遁？”狄青聽了，雙眉逆豎，怒目圓睜道：“如此言來，龐賊也要害我了！”繼英道：“他是翁婿相通，要謀害公子，是以小人特討此差以搭救公子。”狄青道：“只要你通知消息，我明白了。待我今夜打出龐府去，明日還來報仇。”繼英說：“公子，此事不可，你雖則英雄膽壯，但思侯門如海，斷斷不易逃出。況且他家將人多，狠勇者不少。”狄青道：“縱使他龐府千軍萬馬，我何懼哉！”繼英道：“你縱然打出相府去了，太師爺明知小人通風，豈不將小人處治，一命難逃。”狄青道：“倘不打出相府，如何得脫離虎穴？”繼英道：“我早已打算好，園門已經封鎖，難以私逃，即此一帶圍牆，如此高聳，也難爬跨。只有對壁盤陀石旁有棵樹，高接雲霄，公子若爬上樹，就可跨得過高牆了。牆外也有大樹相接，即是韓琦吏部府第。”狄青道：“韓吏部可是龐賊奸黨？”繼英說：“非也，韓爺乃赤心保國無私之臣，我太師幾次欲除害他，卻無辦法。公子權且走過韓府，暫避一宵。”狄青道：“繼英，今夜若非你通知消息，我定然遭其奸害，受你大恩，理當拜謝。”言罷低頭便拜，繼英也忙跪下，叩首道：“公子不要折殺小人，且清起，事不宜遲，休得耽擱，快些脫離此地為高。”

二人下了登雲閣，即至盤陀石，公子扳著大樹，繼英又恐有人進園，東西四瞧，只見寂寞無聲，才略覺放心。當時狄公子爬上古樹，又跨過高牆，雙手扳過隔牆大樹。過得隔牆大樹，望下有三丈餘，也覺心寒，只得扳枝立而不下。

未知如何逃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